

中華文史論丛

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 中華文史論丛

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总第十辑)

1703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总第十辑)

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5号)

中华书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625 字数 370,000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45000

统一书号：17186·11 定价：1.75元

## 目 次

-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论坛) ..... (1)  
罗竹风 戎 瑟 田昌五 关文发 彭大雍  
孙祚民 冉光荣 高 敏 李天佑 孙达人
- 《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  
融合 ..... 顾颉刚 (31)
- 略论《山海经》的神话 ..... 袁 珂 (59)
- 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 ..... 锺敬文 (75)
- 马王堆汉墓帛画日月神话起源考 ..... 周士琦 (99)
- 释旅彝 ..... 黄盛璋 (105)
- 丁卯斧辨伪 ..... 郭若愚 (121)
- 读《经法》 ..... 郭元兴 (125)
- 《指物论》诠释 ..... 王煦华 (137)
- 《水经注》校本的研究 ..... 胡 適遗稿 (145)
- 《〈楚辞新注〉导论》质疑 ..... 谭优学 (221)
- 《〈楚辞新注〉导论》二 ..... 蒋天枢 (233)
- 《穆天子传》中一些部落的方位考实 ..... 赵俪生 (287)
- 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 魏嵩山 王文楚 (303)
- 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 ..... 傅璇琮 (319)

- 萨都刺生平仕履考辨 ..... 张旭光 (331)  
论吴江派和汤沈之争 ..... 邵曾祺 (353)

- 释“幹” ..... 程应镠 (373)  
尚让叛降考 ..... 陆 枫 (381)  
宋江招安资料辨正 ..... 裴汝诚 许沛藻 (391)  
定宗征拔都 ..... 杨志玖 (401)  
海宁陈家 ..... 孟 森遗稿 (411)  
关于太平玉玺上“八位万岁”的考释 ..... 董蔡时 (443)  
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 汤志钩 (457)

从《新修本草》看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 吴德铎 (471)

- 宋代俗语“踏逐” ..... 陈奇猷 (58)  
毛笔始于战国说 ..... 张道贵 (103)  
陆游卒年小议 ..... 于北山 (104)  
《李益年谱稿》补记 ..... 卞孝萱 (136)  
云烟过眼新录 ..... 黄 裳 (301、371)  
陆游“老学庵”命名年代 ..... 子 文 (302)  
涵芬楼影印《文心雕龙》非嘉靖本 ..... 骞 甫 (330)  
《沈吟楼诗选》和《广阳诗集》 ..... 赵 昌 (372)  
康南海推崇沈寐叟 ..... 郑逸梅 (390)  
《石湖擢歌百首》手稿 ..... 郑逸梅 (400)  
后书钞阅读书记 ..... 罗继祖 (410)  
马叙伦《石屋续瀋》补正 ..... 钱剑夫 (442)  
释“王相” ..... 祁龙威 (456)  
《登鹳雀楼》诗为畅诸作 ..... 吴企明 (470)

## CONTENTS

On Evaluating Historical Figures — A New Forum ( 1 )		
Luo Zhu-feng	Rong Sheng	Tian Chang-wu
Guan Wen-fa	Peng Da-yong	Sun Zuo-min
Ran Guang-rong	Gao Min	Li Tian-you
Sun Da-ren		
The Merging of the Two Mythological Traditions —		
Kunlun and Penglai — in <i>Zhuang Zi</i> and <i>Chu Ci</i> .....	Gu Jie-gang ( 31 )	
A Brief Comment on the Myths in <i>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i> .....	Yuan Ke ( 59 )	
My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lk-Paintings Found in Mawangdui Han-dynasty Tomb .....	Zhong Jing-wen ( 75 )	
On the Origin of the Sun-Moon Myth as Depicted in the Silk-Paintings Found in Mawangdui Han-dynasty Tomb.....	Zhou Shi-qi ( 99 )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Ritual Vessels Used in Travels .....	Huang Sheng-zhang (105)	
Examination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i>Ding-Mao Axe</i> .....	Guo Ruo-yu (121)	
After Reading <i>Jing Fa</i> .....	Guo Yuan-xing (125)	
Annotations on <i>An Essay on Zhi Wu</i> ...Wang Xu-hua (137)		
A Study of Various Prints of <i>Shui Jing Zhu</i> ( <i>Annotations on Book of Rivers</i> ).....the late Hu Shi (145)		
Queries About <i>Introduction to the New Annotations on Chu Ci</i> .....	Tan You-xue (221)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Annotations on Chu Ci II*

..... Jiang Tian-shu (233)

Ascertainment of the Location of Some Tribes as  
Mentioned in *Biography of Mu Tianzi*

..... Zhao Li-sheng (287)

The Shap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Grand Canal South  
of the Yangzi ... Wei Song-shan Wang Wen-chu (303)

Questioning the Date of Writing of *A Rhapsody on  
the Three Capital Cities* by Zuo Si...Fu Xuan-cong (319)

Ascertainment of Facts in Sadula's Life and Career

..... Zhang Xu-guang (331)

On the Wujiang Coterie and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Xian-zu and Shen Jing ..... Shao Zeng-qi (353)

Annotations on "Gan" — an Official Title

..... Cheng Ying-liu (373)

A Research on Shang Rang's Defection and  
Capitulation.....Lu Feng (381)

Verification of the Data About Song Jiang  
Accepting Amnesty and Enlistment

..... Pei Ru-cheng Xu Pei-zao (391)

Emperor Ding Zong's Expedition Against Batu  
Khan..... Yang Zhi-jiu (401)

The Chen Family in Haining..... the late Meng Sen (411)

Commentary Notes on the "Eight Majesties" as  
Inscribed on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mperial Jade Seal ..... Dong Cai-shi (443)

On Kang You-wei's Doctrine of "Three Stages of  
Universal Brotherhood" ..... Tang Zhi-jun (457)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flow 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Revised Edition of *Shen  
Nong Materia Medica* ..... Wu De-duo (471)

#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 (新论坛)

**编者按：**1978年11月，《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趁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的机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历史学界的同志们，举行了一次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人数不多，但包括了北京、山东、四川、厦门、兰州、武汉、广西、陕西、河北和上海等地的历史学家，其中有老专家，多数是中年研究工作者，有的且有多年的历史教学经验。座谈会由《论丛》主编李俊民、罗竹风主持。大家谈得很热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历史人物当成他们手中的面人，可以任意揉捏的反革命、反科学的胡作非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对如何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结合到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去，打破顾虑，消除余悸，议论了一番。会后，我们请发表意见的同志，各抒己见，写成文章，并特辟“新论坛”这块园地，以文章收到先后为序，发表出来，以供学术界的讨论、参考。

# 应当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罗竹风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活动的长河，包括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在内。历史是以史实作基础的，有呼号，有抗争，也有愚昧落后和荒淫无耻。后人总是在不断概括前一代的得失兴亡，作为借鉴，从中取得经验教训的。既然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必然接触到无数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是非功过问题。

宋代的司马光编写了一部《资治通鉴》，是想让神宗等帝王经常照照镜子，从历代治乱中，有所警戒，得点教益，以便有利于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用心良苦。可惜皇帝是难以办到的，他们仍然漫不经心地沿着前朝昏君所走过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滑跌下去；待到蛀蚀既空，末代皇帝一经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于是彻底崩溃了。几乎无一例外。

对于历史人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仍有其现实意义。这是因为过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谓“长官意志”又往往起着干扰作用。特别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更是闹得乌烟瘴气，是非不明，界限不清。他们以儒法划线，大搞影射史学，借以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凡是他们认定是法家人物，都拔高、拔高、再拔高，极尽阿谀之能事；对判决为儒家的，莫不贬斥、贬斥、再贬斥。柳宗元既然被奉为叮咚响的大法家，“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运动的领袖，当然非此莫属了，而把韩愈一棍子打进冷宫去。苏东坡是所谓儒家人物，连诗词也贬值了，简直变成了一个废物。戚本禹评价李秀成，单凭一份真假莫辨的“供状”，就把太平天国后期这样一个有名人物，骂得一钱不值，变成千古罪人了。“四人帮”

之徒这样随心所欲地褒贬历史人物，不仅仅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最本质的问题还在于浑水摸鱼，为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从而踏着老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血迹，爬上“女皇”之类的宝座，实行反革命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之徒完全破坏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设置了很多“禁区”，制造了一大堆混乱。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颠倒的历史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象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列宁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尔斯泰那样，对中国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而又全面的论断。

马克思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人物，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加以叙述和论证：是就是，非就非，该怎样就怎样，不溢美，也不任意贬斥，还原他在历史上的固有地位。我们只尊重史实，只服从真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只要阐明他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究竟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挠或破坏作用？对于人民是抱同情关心的态度呢，还是肆无忌惮地加以压榨和蹂躏？凡属前者，就是进步的；后者是落后和反动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清官总比赃官要好些，难道能够说明朝的海瑞比严嵩还坏么？“四人帮”硬说清官不清，清官比赃官还坏，颠倒黑白如此之甚，真是骇人听闻，廉耻丧尽！

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历史人物都是错综复杂的，其生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全始全终，有的前半生好而晚节不佳，有的开始坏而后来又有所改进。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也往往时好时坏，在这一问题上有可取之处，而在其他问题上却不无非议之处。总之，功过是非必须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加以论述，才能接近或符合其人其事的真实情况。好就绝对好，一切皆好；坏就绝对坏，一无是处。这种态度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相容

的。

我们不应当把古人现代化，把仅是现代人才可能具有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古人的头上去。同时，也不要把古人美化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企及的高度。曹操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人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超过一定界线，把他粉饰得同共产党员不相上下，就是溢美，就是违反历史事实。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着皇权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莫可奈何的。陈涉、吴广、刘邦、张角、李密、朱元璋以至洪秀全，他们起来造反，不是想当皇帝又想当什么呢？如果认为这样设想，便是对农民起义领袖的大不敬，恐怕是出于对农民起义领袖们过于美化所引起的吧。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对历史人物评价，绝不能把他抽象化和概念化，更不能从个人的爱憎好恶出发。

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目的不过是为了：一、实事求是，说明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固有作用，还原其本来面目；二、增加知识，扩大眼界，作为现在处事为人的借鉴。没有海瑞，张居正便无从实行一条鞭法，这是历史事实。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这是比附，难以使人心服。魏徵直谏，而唐太宗纳谏，难道不是一面镜子么？古人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说得多么好呀！

为了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有助于开展学术讨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我们借上海师大召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的东风，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历史学界的同志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同志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可供今后进一步讨论时作参考。

坚冰之下，鱼儿尚且游动；当春水浩淼时，不是会更加活跃起来么？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们应该珍惜这个良好的开端。

# 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

戎 垒

在建国以后的十余年间，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曾经是学术界最活跃的课题之一。不仅在理论上讨论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有帝王将相、农民领袖、民族英雄，以及历代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自由地展开争论。你不同意我的见解，可以提出质疑；我不赞成你的观点，可以提出反驳。相互之间，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虽然指名道姓，但都是与人为善的。

但是，一九六四年，戚本禹先后抛出了评价李秀成的两篇文章，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用棍子和帽子对付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从此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特别是在“四人帮”全盘控制舆论工具之后，历史人物的脸谱，可以随着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任意涂抹。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影响最深、流毒最广的是以人划线，按气节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以感情代替科学分析，用“长官意志”取消创造性研究。这些流毒和影响，对历史科学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和批判的。

## 一 反对以人划线

所谓以人划线，就是说，以某一个有定评的历史人物，作

为评价其他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标准。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秦始皇。凡是他赞成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凡是他反对的就一定是错误的。反过来也一样，凡是拥护他的就一定是好人，凡是反对他的就一定是坏人。进步的人们都肯定秦始皇，历代的反动派都攻击秦始皇。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人物，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是非功过，不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实践对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而是根据他们对秦始皇的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洪秀全。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对洪秀全的评价虽有不少分歧，但都力图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经过“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洪秀全被神化了。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凡是与他意见不合的，都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比如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是长期形成的，谁是谁非应作具体分析。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要责打洪秀全四十大板，这当然是想要掌握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权力；但洪秀全也并非一贯正确，他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杨秀清曾苦口婆心地对洪秀全劝谏过多次，婉转地但又是一针见血地劝洪秀全说，对妃子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后乃可治罪也。”对于犯有死罪的男官女官，杨秀清“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误”，因此他主张“细心严责，究问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该赦的赦，该杀的杀，“如此庶无不白之冤”。可是这些年来，对杨秀清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只是苛责他假借天父下凡要打洪秀全四十大板，不提他多次苦口婆心规劝洪秀全改正错误。他那些话义正辞严、通情达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对洪秀全只许讲他一贯正确，不许讲他还有缺点和错误，明明是洪秀全的错误也是不能讲的。比如天京被围时，李秀成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向洪秀全提出：

“请主他行，不守京都”，“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后来的实践证明，李秀成的判断和建议是正确的，而洪秀全困守天京的战略决策是错误的。一个时期，林彪、“四人帮”鼓吹路线对了，一对百对；路线错了，一错百错。用这种观点研究历史，象洪秀全就成为路线对了一对百对的人物，而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等，就成为路线错了一错百错的人。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根本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二 反对按气节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一颗红心，满腔热血，在敌人的法庭、监狱和刑场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息。即使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也动摇不了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无数先烈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形象，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伟大精神力量。但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主要是应该全面考察他一生中的全部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其作用之大小，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呢，还是阻碍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不能以古人的道德因素，或气节表现，或某种行为的思想动机来评定他的历史功过。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罗思鼎发表了《大节·气节·晚节——评李秀成问题讨论中的所谓“功过”问题》一文，这是以一个人的道德因素或气节表现评定历史功过的代表作。这篇文章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大节、气节和晚节。如果大节有亏或晚节不终，此人的历史作用便等于零，并且把他从历史上开除出去。他一生中尽管有过抹煞不了的功绩，也必须一笔勾消。这种议论貌似崇尚道德，讲究气节，实则鼓吹唯心史观。在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罗思鼎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即气节标准。把气节的好坏作为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标

准，研究农民起义领袖，就只得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他被俘过没有，被俘后写了口供没有，口供里有丧失革命气节的词句没有。至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则是不重要的。按照这个标准，在评价某一农民领袖时，如果是大节有亏或晚节不终，即使他最后战死在疆场上，或就义于敌人的刑场上，他的历史功绩也必须全部抹煞。按照这个标准，就只得把李秀成从太平天囯除名，把他指挥下取得的胜利记在其他将领名下。王仙芝呢？也只是作为黄巢反投降主义的斗争对象时才出现在农民战争史上。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就不是这样。他一方面严厉地斥责普列汉诺夫是臭名昭著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同时又指出“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一八八三年——一九〇三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论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五九页）列宁高度地赞扬了他的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八四页），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还主张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汇编成专集，“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同上）。可见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时，并没有因为他晚节不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把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的历史功绩一笔抹煞。

### 三 不能用感情代替科学分析

无产阶级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埋葬一切剥削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但是

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使命，并不在于简单地骂倒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感情上的敌视，道德上的义愤，不管是怎样的入情入理，终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人剥削人的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从感情上和道义上说，那是荒谬的，可耻的，该诅咒的。但是还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分析这种剥削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为什么存在，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以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消灭。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三四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剥削阶级中一些著名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罗伯斯比尔、拿破仑等等，都进行过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充分地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论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一切活动，无一不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如果据此一笔抹煞，历史学就成了三百六十行中最不费气力的一个行业，当然同时也就成了最没有用处的一个行业。我们必须对他们一生中的全部活动加以分析，指出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反动的。归根到底，就是要看这个历史人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以及帮助之大小，看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也就是说，要看他们的活动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顺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当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往往采取某些政策医治战争创伤，使劳动者能够安定下来从事生产，虽然是在剥削制度依然如故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用感情上对剥削者的敌视，道德上对压迫者的义愤，因而一概斥之为反攻倒算，一概斥之为篡夺

农民革命胜利果实，一概斥之为反革命复辟，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也是使历史学不成其为科学的一种做法。

我们必须满腔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热情歌颂他们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热情歌颂他们在历史上建立的辉煌业绩。但是这种热情的歌颂必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他们能够做到哪些和做不到哪些，不能要求他们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不能只凭热情而不根据事实，去颂扬他们承担了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历史使命，不能无根据地颂扬他们创立了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创立的革命哲学思想体系。要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而他们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硬挂在他们名下，也不能对他们身上实际存在的某些落后、愚昧的思想以及确实犯过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采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自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的领袖，即使最杰出的领袖，也无法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终身从事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没有可能掌握文化知识，当然也不可能吸收、借鉴并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可能正确地总结自己的或前辈的经验教训，因此也无法避免重犯历史上多次犯过的错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条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他们千百次的英勇战斗，总是不免陷于失败。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一个真理：农民阶级自己不能解放自己，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他们手中的最革命的思想武器——平均主义，也不可能使他们摆脱贫困和苦难，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引导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